

# 中国民间故事史

卷下

——  
祁连休◎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 中国民间故事史

卷下

——  
祁连休◎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 第六编

### 清代时期的民间故事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历时近300年。清代前期，兴利除弊，重视农业生产，社会经济有了显著发展，文化进一步繁荣，百姓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出现了封建社会的又一个高峰，史称“康乾盛世”。然而，清代中期以后，吏治腐败，政治黑暗，内忧外患不断加深，清政权日渐衰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使这个封建王朝最终被推翻。

清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以及广大民众的感受和愿望，在民间故事里面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这个时期的民间故事，在明代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呈现出全面繁荣的景象。这个时期，幻想故事、写实故事、民间笑话、民间寓言四大民间故事门类都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其中，幻想故事、写实故事的发展尤其突出。

清代记载民间故事的书籍繁多，其丰富程度超过以往的任何朝代，重要和比较重要的书籍有屈大均撰《广东新语》，佟世思撰《耳书》，阮葵生撰《茶余客话》，张贵胜纂辑《遣愁集》，东轩主人撰《述异记》，钮锈撰《觚剩》，王士禛撰《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华皇纪闻》，褚人获纂辑《坚瓠集》，陆次云撰《湖壖杂记》，张潮辑录《虞初新志》，刘献廷撰《广阳杂记》，赵吉士辑《寄园寄所寄》，徐庆撰《信征录》，王逋撰《蚓庵琐语》，吴陈琰撰《旷园杂志》，佚名撰《客窗涉笔》，蒲松龄撰《聊斋志异》，徐岳撰《见闻录》，徐芳撰《诺皋广志》，董潮撰《东皋杂钞》，陈泉谟纂辑《笑倒》，赵恬养撰《增订解人颐新集》，施闰章撰《矩斋杂记》，赵翼撰《簷曝杂记》，石成金撰《笑得好》，黄图秘撰《看山阁闲笔》，陈尚古撰《簪云楼杂说》，王械撰《秋灯丛话》，徐崑撰《遁斋偶笔》，袁枚撰《子不语》，游戏主人辑《新镌笑林广记》，吴雷发撰《天香谈藪》，长白浩歌子撰《萤窗异草》，和邦额撰《夜谭随录》，沈起凤撰《谐铎》，清凉道人撰《听雨轩笔记》，乐钧撰《耳食录》，曾衍东撰《小豆棚》，金捧闾撰《客窗笔记》、《守一斋笔记》，赵彪诏撰《谈虎》，纪昀撰《阅微草堂笔记》，方元鹄撰《凉棚夜话》，方飞鸿撰《广谈助》，管世灏撰《影谭》，胡承谱撰《只麈谭》，俞蛟撰《梦厂杂著》，娄东羽衣客撰《镜花水月》，胡式钰撰《窠存》，慵讷居士撰《咫闻录》，青城子撰《志异续编》，焦循撰《忆书》，许仲元撰《三异笔谈》，吴雷发撰《天香谈藪》，朱

象贤撰《闻见偶录》，张元赓撰《张氏卮言》，景星杓撰《山斋客谭》，缪良撰《涂说》，高承勋撰《松筠阁钞异》，俞梦蕉撰《蕉轩摭录》，杨复古撰《梦阑琐笔》，钱泳撰《履园丛话》，余金辑《熙朝新语》，顾公燮撰《丹午笔记》、《消夏闲记摘抄》，李调元撰《蔗尾丛谈》，梁章钜撰《浪迹丛谈》，潘纶恩撰《道听途说》，姚元之撰《竹叶亭杂记》，诸联撰《明斋小识》，俞超撰《见闻近录》，朱梅叔撰《埋忧集》、汤用中撰《翼駟稗编》，潘纶恩撰《道听途说》，梁恭辰辑《北东园笔录》，吴芑斤撰《客窗闲话》，张培仁辑《妙香室丛话》，许秋垞撰《闻见异辞》，朱克敬编《雨窗消意录》，朱克敬撰《暝庵杂识》，王韬撰《瀛壖杂志》，高继衍撰《蝶阶外史》，齐学裘撰《见闻随笔》，毛祥麟撰《墨余录》，黄钧宰撰《金壶七墨》，金宗楚撰《豁意轩录闻》，陈元其撰《庸闲斋笔记》，许奉恩撰《里乘》，陆长春撰《香饮楼宾谈》，无名氏辑《记闻类编》，采蘅子撰《虫鸣漫录》，刘世馨撰《粤屑》，宣鼎撰《夜雨秋灯录》，施山撰《姜露庵杂记》，邹弢撰《三借庐笔谈》、《浇愁集》，方飞鸿撰《广谈助》，独逸窝退士辑《笑笑录》，小石道人辑《嘻谈录》，金捧闾撰《守一斋笔记》，退一步居散人撰《祇可自怡》，薛福成撰《庸庵笔记》，李光庭撰《乡言解颐》，程世爵辑《笑林广记》，黄协埏撰《锄经书舍零墨》，俞樾撰《右台仙馆笔记》、《耳邮》、《俞楼杂纂》、《荅蕞编》，百一居士撰《壶天录》，程趾祥撰《此中人语》，李元伯撰《南亭笔记》，李庆辰撰《醉茶志怪》，欧阳昱撰《见闻琐录》，无名氏编《后聊斋志异》，柳滨野客撰《野客澜语》，老人南山撰《香草谈荟》，戴莲芬撰《鹇砑轩质言》，夏芝庭撰《雪窗新语》，管同撰《七经纪闻》，程颀撰《惊喜集》，玉册道人撰《珊海余话》，丁治棠撰《仕隐斋涉笔》，刘铁云撰《铁云丛谈》，雷瑠撰《清代官场百怪录》，吴沃尧撰《我佛山人笔记》、《趺蹉笔记》、《趺蹉剩墨》、《中国侦探案》、《札记小说》、《新笑史》，施山撰《姜露庵杂记》，孙静庵撰《栖霞阁野乘》，王浩撰《拍案惊异》，星珊撰《慧因室杂缀》，杨凤辉撰《南泉笔记》，雷瑠撰《骗术奇谈》，小横晓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以及近人，徐珂编《清稗类钞》，梁溪坐观老人编述《清代野记》，李铎撰《破涕录》，杨汝泉编纂《滑稽故事类编》，憨斋士纂辑《笑林博记》等。



## 第一章 清代的鬼魂故事（上）

清代的幻想故事艺术成就甚高，无论鬼魅故事、神异故事，还是精怪故事，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内容十分丰富，异彩纷呈。

清代的鬼魅故事是中国故事史上鬼魅故事发展的高峰。这个时期的鬼魅故事，能够充分展示清代幻想故事空前繁荣的态势和特征。概括起来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这个时期的鬼魅故事作品数量大，门类多，涉及面广，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同类故事；二、这个时期收录、记载鬼魅故事的书籍数量之多，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并且有蒙古族、藏族以及某些西南少数民族的鬼魅故事被录写下来；三、这个时期的鬼魅故事，故事性强，艺术质量较高，优秀作品屡见不鲜，而且还出现一些反映晚清社会生活的鬼魅故事，值得珍视；四、这个时期不但原有与鬼魅故事相关的古代民间故事类型增加了许多新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这一批民间故事类型的容量，而且新出现不少有关鬼魅题材的民间故事类型，使中国古代的民间故事类型更为充实，更加光彩夺目。

清代的鬼魅故事，丰富多彩，包括人鬼婚恋、人鬼友情、人鬼亲情、鬼魂惩恶警世、鬼魂申冤复仇、还阳再生、鬼魅为祟、不怕鬼、驱鬼斗鬼以及其他鬼魅故事。

### 第一节 清代的人鬼婚恋故事

清代的人鬼婚恋故事，包含人鬼恋情故事与人鬼婚姻故事两个部分，作品甚多，其内容比以往的同类故事更为充实，而且更加具有人情味和生

活气息。譬如：

会稽姜铁夫梗说：其乡近岁有渔人，独居无家室，所居有梨花数十树，人呼为“梨花渔人”。一夜月明，放舟湖中，闻岸上有人呼渡，移船近之，未抵岸，其人已在舟中矣。视之尼也，年可十七八，衣縞而姿首甚丽。诘所从来，不应。将及家，登岸，穿林冉冉而去。渔人心知非人。明日晚归，灯火荧然，则尼已先在室中矣。渔人稍疑惧，尼曰：“我非人也，居湖边某村，父母自幼送我为尼。今年月日死，以与君有夙缘，故来相从。且君当得佳妇，亦须我为作合，幸勿讶也。”自此鸡鸣而去，夜即复来，如是将一载。邻里皆闻渔人室有异香。

里中某氏，有女及笄。一日忽有鬼物凭之，言祸福，多奇中，且云：“汝女病，惟某渔善医；且夙缘当为某妇，否者死矣。”其父母惧，邀渔人至其家，渔人不知所以，固辞归。迨暮，尼复告曰：“我與君夙缘已尽，当从此辞。此女当为君妇，崇即我所为，君何辞耶？”渔人谊不负心，因与盟誓。尼感动泣下，亦不复强。明日，渔人以告女之父母，鬼遂不至。不数月，渔人竟卒。

——《池北偶谈》卷二十《梨花渔人》

杭州袁观澜，年四十，未婚。邻人女有色，袁慕之，两情属矣。女之父嫌袁贫，拒之。女思慕成瘵，卒。袁愈悲悼，月夜无以自解，持酒尊独酌。见墙角有蓬首人，手持绳，若有所牵，睨而微笑。袁疑为邻之差役，招曰：“公欲饮乎？”其人点头。斟一杯与之，嗅而不饮。曰：“嫌寒乎？”其人再点头。热一杯奉之，亦嗅而不饮。然屡嗅则面渐赤，口大张不能复合。袁以酒浇入其口，每酒一滴，则面一缩。尽一壶，而身面俱小，若婴儿然，痴迷不动。牵其绳，所缚者邻氏女也。袁大喜，具酒罌，取蓬首人投而封之，画八卦镇压之。解女子缚，与入室为夫妇。夜有形交接，昼则闻声而已。

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为君作美矣。明日，吾借其尸可活。君以为功，兼可得资财作奁费。”袁翌日往访某村，果



有女气绝方殓，父母号哭。袁呼曰：“许为吾妻，吾有药能使还魂。”其家大喜，许之。袁附女耳低语片时，女即跃起。合村惊以为神，遂为合卺。女所记忆，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渐能晓悉，貌较美于前女。

——《子不语》卷七《鬼差贪酒》

以上两则有关穷汉与女鬼相恋的故事，各有情致。前一则故事情节比较单纯，写单身渔人与年轻尼鬼的恋情，感人至深。渔人明知对方非人，仍和其寝处，夜聚朝散，历时一载，感情与日俱增。他们都深深爱着对方，时时替对方着想：尼为渔人寻觅佳偶，让对方日后有一个美满家庭；渔人不做负心汉，因与盟誓，毅然踏上黄泉路，永不分离。后一则是个复合故事，前半部分为人鬼恋与斗鬼差两个母题组成，后半部分为人鬼恋与借尸还魂两个母题组成。这则多母题的复合故事，使最初带有悲剧性的爱情故事，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渐发生变化，竟然美梦成真，让恋爱双方最终在人间结成眷属。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封建社会后期青年男女力图冲破封建束缚、追求婚姻自主的思想意识的觉醒。又如：

金陵沈某，慕吴下山水之秀，买舟往游。一日，至元墓幽僻绝胜处，流连忘返，而燥渴思饮。见道旁茅舍数椽，门庭雅洁，花木交映。有老姬倚门立，沈前揖求饮。姬询姓名居址，延入饷以果茗。觉竹屏帘幕间，仿佛有丽人行走。沈问室中何人，姬曰：“一小娘子，为老身所乳养，性厌城嚣，故伴居此耳。”沈欲一见，老姬颌之。未几，环佩琤琤，香风习习，女郎盛服而出。沈瞻拜神驰，罔知所措。

姬询知沈未授室，谓女曰：“老身阅人多矣，无如此郎，小娘子亦有意乎？”女含羞不语。姬曰：“好姻缘岂宜错过？”乃置酒成礼，指心誓日，期以永偕。沈遂移寓元墓小庵，每夕往女家就宿。

后沈以应试归，荏苒将度岁。忽一人自姑苏来，投书于沈。拆视之，绫帕一方，绣诗其上曰：

细刺交绫记别言，殷勤留寄白门轩。

残针点点传愁绪，线笔行行隔泪痕。  
除却赠人桃叶渡，任凭貰酒杏花村。  
他年崔护如相忆，青冢持来招怨魂。

沈览诗，悲疑交集，往苏州访故处，仅见荒坟二冢。询之，乃吴中十七岁才女死葬于此，傍一冢，乳娘也。

——《秋灯丛话·吴中才女》

平湖董生，年二十余，颇俊逸，从其舅习幕山阳。偶出游，途遇一美，睨之微笑，招以目。生尾之出城。至僻静处，有小屋一间。女邀生进，一床外无长物。入以游词，笑不拒，遂与为欢。有菜佣过其地，见生伏一棺，作云雨状，知为鬼迷。救醒，送归县署。大病月余乃安。

一日薄暮，方据案作书，忽耳中奇痒，似有物钻入者，探之则无。从此左耳作种种鸣声，不复能听。以为气闭，治之半月不瘥。一夕，枕上忽闻悄语曰：“前次野合，为人惊散。寻君月余，今幸入耳，有安身处，可终身相守乎？”细辨其音，则前遇妇人也。惊问曰：“既欲相叙，何不出共谈笑，匿耳何为？”女曰：“缘未至。”问何时？曰：“四十八月。”不解其意语。由是每夜纵谈，虽聋不觉其困。

越三年余，女谓生曰：“君可娶矣。”生曰：“家贫，聘尚未能，娶于何望？”女曰：“固知之。山阳某绅，家巨富。止一女，年十七，貌极美。昨夜暴病卒。君往言，如肯以女妻汝，我能生之。渠必允。君但以耳就女口鼻间，妾即借躯复生，与君图永好也。”生如言，果得妻，耳聋亦愈。

——《妙香室丛话》卷十三《董生》

以上两则有关人鬼婚恋的故事，流布于江浙一带。故事主人公均为客居他乡的书生，而所遇的都是年轻佳丽的幽魂。前一则故事情节较简单，沈生别离后，吴中才女亡灵陷入离愁别恨的痛苦之中，却无力改变不幸的命运，结局悲凉、凄惋。后一则故事情节较为曲折，颇有情趣，其结局与

前一则大相径庭。关键是女主人公积极主动，敢于追求爱情，不失时机地改变命运，并且最终得到了幸福。

这个时期的人鬼婚恋故事，尚有写筠弱冠时已亡故之未婚妻前来与其交合，踰岁乃绝的《觚剩·筠湄幽婚》；写缪生聪敏韶秀，已聘妻尚未未完婚，与一绝色女鬼燕好而受阻，竟气绝身亡的《蚓庵琐语·缪俊明》；写农家子邢某和一女鬼同居，俨然伉俪，以邢妻如若正嫡的《旷园杂志·湖滨冥缘》；写僮仆深夜入室与一美女交合欢好，绸缪备至，得知其为鬼后即击之而灭的《夜谭随录·萤火》；写女鬼与喜爱之男仆交好，虽仆母反对仍每夜必至，终于结为伉俪，使其家小康的《小豆棚·鬼妻》；写蒋生负约让与其私定终身之女抑郁身亡后，该女仍不忘情，常来相会的《闻见偶录·蒋氏妖鬼》；写陈生郊外踏青归家时，中途与一绿衣女鬼发生一夜情的《右台仙馆笔记》“陈生遇鬼”；写张生性佻达，夜行与所遇女鬼挑逗，因有一夜情的《南皋笔记·徐十一姐》等。

## 第二节 清代的人鬼亲情故事

清代的人鬼亲情故事，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夫妻、母子、父女、祖孙等关系，表现亡灵对配偶、双亲、子孙等家人的思念、关怀、疼爱、帮助、保护，从亲属的视角来揭示世人的感情世界，大都感情真挚，颇为动人。譬如：

康熙年间，嘉兴十八里桥道人港皆姓甘，聚族所居，以田庄为业。偶一异姓来居，止夫妻、父子数人。其父小业营生，至苏州病故，贫不能敛。甘姓共贖助其子，载丧还家。其鬼亦随之而归。言语饮食，处分家事，与生无异。夜半即往田，助其子种耨。未明，辄呼其子力作，但不见其形。其子偶私语疑之。父即大骂，空中与杖曰：“汝父子不认，非人类矣！吾在苏州寓某人家，尚有虎丘席几条，包袱一个，内有衣物几件，汝可往取之。”子如其言往，果得之。田主吴尚南平，遣仆计姓者，往物色之，且譙责其子，以妖言惑众将治

之。官甫至门，砖石如雨。临舟大骂，尽数计姓之隐恶。计不敢犯，仓皇窜去。后年余寂然，不知何怪。

——《述异记》卷中《客死鬼还家》

江浦南乡有女张氏，嫁陈某七年而寡。日食不周，改适张姓。张亦丧妻七年，作媒者以为天缘巧合。婚甫半月，张之前夫附魂妻身曰：“汝太无良，竟不替我守节，转嫁庸奴。”以手自批其颊。张家人为烧纸钱，再三劝慰，作厉如故。未几，张之前妻，又附魂于其夫之身骂曰：“汝太薄情，但知有新人，不知有旧人。”亦以手自击撞，举家惊惶。

适其时原作媒者秦某在旁，戏曰：“我从前既替活人作媒，我今日何妨替死鬼作媒。陈某既在此索妻，汝又在此索夫，何不彼此交配而退？则阴间不寂寞，而两家活夫妻亦平安矣！何必在此吵闹耶？”张面作羞缩状，曰：“我亦有此意，但我貌丑，未知陈某肯要我否？我不便自言。先生既有此好意，即求先生一说何如？”

秦乃向两处通陈，俱唯唯。忽又笑曰：“此事极好，但我辈虽鬼，不可野合，为群鬼所轻，必须媒人替我剪纸人作舆从。具锣鼓音乐，摆酒席，送合欢杯，使男女二人成礼而退，我辈才去。”张家如其言。从此两人之身，安然无恙。乡邻哄传某村替鬼做媒，替鬼做亲。

——《子不语》卷四《替鬼做媒》

以上两则故事题材各不相同，但都生活味浓郁，饶有风趣。前一则描写亡灵回来料理家事引起的两场风波，表现了关爱家人，尤其是关爱儿子的真挚感情。后一则通过两个已婚的亡灵结为夫妻，折射出人间丧偶者重新组建家庭、过上和谐美满生活的曲折与艰辛。又如：

句容乡妇有以产死者，厝棺荒墟。其邻近卖糕店，每日见一妇人来买糕两枚。及晚穿钱，必有纸钱灰，适如妇人买糕之钱数，店主怪之。明日复来，乃以盆水受其钱，妇遽泣曰：“实告君，我非人也。我以产死，既入棺，而子生。每日买糕哺之，当佑店中多获生意。凡

买客夜来者，皆我所为也。”因复哀吁曰：“吾家现已无人，此子久在棺中，终难得活，且与店主同姓，如蒙救出，抚育为子，则生生世世铭此大德矣。”店主惻然许之，因曰：“恐以开棺获罪，奈何？”妇人曰：“方感大恩，开棺何害？”因告以地址方向，呜咽拜谢，瞥然而没。

店主依言觅之，果得一棺。启之，尸尚未朽，即买糕妇也。一孩微有温气，灌以姜汤，始能啼能动。店主遂抚为子，而葬妇棺。及儿已长，颇以贸易致富，店主告以其母墓所在，使往祭焉。夜梦其母告曰：“吾昔为汝买糕，每过某溪，浮水而渡，甚觉苦楚。汝今宜建一桥，以便行人。”其子乃建桥溪上，名之曰“买糕桥”。句容人至今能道其事。

——《庸庵笔记》卷六《鬼买糕哺子》

江夏朱云舫敏中，元配早死，有一子四女，继室以龙氏。龙氏女在室时，梦有妇人至其前，呼之为妹，意若甚昵。龙固不识也，私计此人何以妹我。妇人已若觉之，笑曰：“妹不知欤？吾侪姊妹也。今有事相托，请从我一行。”乃与偕往，房栊曲折，且经由爨室，始至一处。有婴儿卧床上，妇抚之而谓女曰：“此妹之子也，宜善视之。”觉而异之焉，不以告人。梦之次日，而朱氏之媒至，竟归于朱。成礼逾月，始履行其屋，由爨室至最后一屋，宛如梦中所历。入之，则前妻所生子及乳媪在焉。盖正屋方娶新妇，故移此耳。女憬然悟梦中所见，必前妻也。命移儿至己所卧室，抚爱之无异所生。后女竟无出，前妻子亦善事之。

——《右台仙馆笔记》卷六“龙氏”

以上两则故事均以称颂母爱为题旨。前一则描写产妇亡灵哺育新生儿的动人事迹，笔致平实、细腻，感人至深，在同一类型的故事中亦较为突出。后一则借助生母给后母托梦的情节，展现了两位母亲，尤其是后母的爱子深情，乃是一曲感人肺腑的母爱赞歌。再如：

明正统间，金陵指挥王某，无子。运粮过济宁，买一妾，美而贤，宗姻咸敬爱之。生一子，而夫与正室相继死。妾治家教子，极有法。既而子袭官，部运北上，问外家所在，但言嫁时年幼，都忘之矣。妾之归王氏者三十余年，晨起必梳沐帔中，子妇立户外，俟其出，乃敢前拜，近侍二婢，亦未尝见梳洗也。一日晨兴颇迟，二婢立榻前，风动帐开，乃见一无头人，持髑髅置膝上，妆饰犹未竟，仓皇加颈不及，身首俱仆。婢惊呼子妇入视，则固一具枯骨也。人围呼其子为鬼头王。

——《燕尾丛谈·鬼头王》

这一则作品，情节诡诞，构思奇异，不同于一般的鬼母育儿型故事。其中，生下儿子并且将其养大成人的金陵其官员之妾，竟是一个亡灵。三十多年后，当其完成育子的使命时，才暴露其真面目，化为一具枯骨。正因为如此，更能展现出一种特殊的母爱精神，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这个时期的人鬼亲情故事，尚有写年轻寡妇坚不改嫁，家中所供亡夫土偶竟变为真人与其交合，待其生子后方才永诀的《聊斋志异·土偶》；写亡妻与丈夫幽会年余，后来宗党为其夫续弦，亡妻百般刁难，以桃木钉墓四隅乃绝的《聊斋志异·鬼妻》；写亡灵附人身以担负家庭主妇之责的《子不语·鬼买儿》；写煞神贪吃酒馐，所牵李某魂被妻儿夺走，放于棺中遂复苏，煞神因此受罚的《子不语·煞神受枷》；写汪某亡灵返家后及时搭救儿被庸医误杀之堂兄与荡舟儿为石柱碰毙之胞兄的《子不语·灵鬼两救兄弟》；写祖母亡灵出来保护子孙全家人免受盗贼侵害的《续子不语·僵尸拒贼》；写某甲死而不愿离去，其妻改嫁后竟随至后夫家，让人心碎的《续子不语·痴鬼恋妻》；写后妻虐待前妻儿女被捉身亡，前妻亡灵借其尸体还阳持家，待儿女成人方离去的《谐铎·鬼妇持家》；写母思念被虎所食村儿病笃，儿凭母作语以慰亲人，接着又作村中五十余人语，并与其家人一一相会，其后母病遂愈的《谈虎·某家村儿》；写某甲死后仍然爱子恋妻，妻因贫困而改嫁后，其亡灵始终护佑儿子，直至成立的《阅微草堂笔记》“某甲”；写章生死后为判官，章妻往庙中祭奠时，其亡夫之判

官泥塑竟流下眼泪的《咫闻录·章生》；写亡夫帮助其妻某氏在赌场获胜，使欲强娶某氏之屠夫不能得逞的《咫闻录·姚家妇》；写周某五十无子，娶妾生一男后乏乳，周父亡灵在冥中为其买乳，使其双乳涌出的《履园丛话·买乳》；写渔人蒋某丧妻后与丧夫渔妇吴氏结为夫妻，吴氏亡夫不悦，蒋某以其亡妻与其婚配，鬼大喜而去的《履园丛话·鬼婚》；写某孝子亡故后犹能以自身之力供养老母的《熙朝新语》“鬼孝子”；写吴某越千山万水寻找亡妻，在阴界与亡妻相会的《此中人语·吴某》；写亡妇为生在棺中小儿成衣，其夫发觉后将小儿抱回抚养成人的《此中人语·黄老虎》；写王某亡故后挂念妻女，托人捎银回家并为闺女择婿的《醉茶志怪·鬼结婚》；写客死他乡之老少孤魂托人寄信给家眷，嘱其前来迎回来故乡安葬的《醉茶志怪·山左布商》；写一寡妇再醮他家，其前夫鬼魂在窗外窥视时受到新夫呵叱，倏忽不见的《醉茶志怪·鬼恋妻》；写在天津病死者附身于上海家中佣媪向妻儿报丧的《庸庵笔记·新鬼回家》；写亡故的祖父祖母挺身搭救被群鬼挟持之孙子的《庸庵笔记·村童夜陪鬼饮》；写亡妻附于女婢之身以探望其夫，相互问候和劝勉的《庸庵笔记·亡妻探夫》、写何某生平无善状，惟以一孝掩百恶的《仕隐斋涉笔·鬼孝》等。

### 第三节 清代的人鬼友情故事

清代的人鬼友情故事，数量亦很多，主要涉及鬼魂助人、鬼魂求助、人鬼亲善等各种题材，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人世间彼此关心、彼此照应、彼此帮助的不同于亲情和恋情的友好情意，无论他们以往是否相识。其中，不少作品颇为感人。有关鬼魂助人的作品，譬如：

康熙廿八年间，武林清河坊有赵姓者，往西山索逋归，日已暮。行至集庆寺之东，骤雨昏黑，又无雨具，不能前进。彷徨间，见有厝棺之室，檐底可以避雨，乃向棺致揖曰：“暮夜不及入城，暂借尊檐憩息。”遂坐其下假寐。夜将半，忽闻有呼者云：“某地演戏，吾与若盍往观乎！”室内应曰：“汝自去，吾今夜有客，不及奉陪。”呼者邀

之数四，而室中坚却如初。五更雨止，天亦渐明，急趋入城，而遗其枣木戥，乃假诸人者，虑其来索，复寻至昨宿处。戥在檐下，见其旁虎迹甚多，始悟夜间之鬼所以不去者。感其人之有礼而护其虎厄也。呜呼！鬼尚知爱礼，而人可弗鬼若哉！

——《述异记》卷上《鬼救虎害》

莆田林生霈言：闽一县令，罢官居馆舍。夜有群盗破扉入。一媪惊呼，刃中脑仆地。僮仆莫敢出。巷有逻者，素弗善所为，亦坐视。盗遂肆意搜掠。其幼子年十四五，以锦衾蒙首卧。盗掣取衾，见姣丽如好女，嘻笑抚摩，似欲为无礼。中刃媪突然跃起，夺取盗刀，径负是子夺门出。追者皆被伤，乃仅捆载所劫去。县令怪媪已六旬，素不闻其能技击，何勇鸷乃尔。急往寻视，则媪挺立大言曰：“我某都某甲也，曾蒙公再生恩。歿后执役土神祠，闻公被劫，特来视。宦资是公刑求所得，冥判饱盗囊，我不敢救。至侵及公子，则盗罪当诛。故附此媪与之战。公努力为善。我去矣。”遂昏昏如醉卧。救苏问之，懵然不忆。盖此令遇贫人与贫人讼，剖断亦颇公明，故卒食其报云。

——《阅微草堂笔记》卷七“鬼魂击盗”

以上两则描写鬼魂助人的故事，都具有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特点。前一则棺木中的鬼魂对素不相识的避雨求宿者尽力照应，甚至放弃外出娱乐的机会，使来客免遭虎厄，充分体现出好客知礼的传统美德。后一则写在土地庙中执役的鬼魂附于老媪之身，猛力击盗，救助致仕县令，不但彰显了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而且说明为善人者终得好报的道理。又如：

杭城艮山门外，俞家桥杨元龙，在湖墅米行中管理账目。湖墅距俞家桥五里，元龙朝往夕返，日以为常。偶一日因米行生理热闹，迟至更余方归。至得胜坝桥，遇素识李孝先偕二人急奔。元龙呼之，李答云：“不知二人何事要紧，拉我往苏州去。”杨询二人，皆笑而不答。元龙拱手别李。李嘱云：“汝过潮王庙里许小石桥边，有问汝姓



名者，须告以他姓，不可言姓杨。若言姓杨，须并以名告之。切记切记！”元龙欲问故，孝先匆匆行矣。

元龙前行至桥，果有二人坐草中。问其姓名，元龙方答姓杨，二人即直前扭结云：“久候多时，今日不能放你了。”元龙以手拒之，奈彼伙渐众，为其扯入水中。始悟为鬼，并记前语，即大呼曰：“我杨元龙，并未与各位有仇。”中有一鬼曰：“误矣！放还可也。”方叫唤间，适有卖汤圆者过桥，闻人叫声，持灯来照。见元龙在水中，急救之。元龙起视，即邻人张老，告以故。张老送元龙归家。

次早，元龙往视孝先，见孝先方殓。询之其家，云：“昨晚中风死矣。”盖遇李时，即李死时也。但不知往苏州何事。

——《子不语》卷十九《冤鬼错认》

天津镇标千总张某，从军徽省。是处新遭兵燹，人烟绝稀。张奉上司命传递公文，与一营卒乘马驶行。天色昏黑，无所投止，远见半里外一星灯火，奔赴之。有破屋二楹，殊无院落。推扉入，土灶前一竹筒，承以灯碗，碗中残火犹明。有二叟面目枯瘦，神色凄其，疑张为贼，伏地乞命，言词悲楚。张告以故，且求寄宿。二叟惊定始起，伛偻甚恭。张索饮食，二人唯唯应命。一人为张秣马于阶前，一人持数饼至。张更求汤饮，叟应命而出，久待不返。张与卒俱疲倦，乃倚装酣睡。及醒，已晓，视其马啮草于庭间。砌下横一尸，白发苍苍，类六十许人。转视屋后，卧一尸，身首异处，年亦如之。瞻其面貌，即夜间之二叟也。浩叹而去。

——《醉茶志怪》卷三《张千总》

在这两则故事中乐于助人的鬼魂，有的和故事主人公相识，有的和故事主人公不相识，但是都与人为善，尽可能奉献爱心。前一则写李某踏上黄泉路时，匆忙之中尚不忘提醒好友，希望好友免遭不测。其对友人的一片深情，在“切记切记”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的遭遇，完全显示出其人的叮嘱何等重要，何等及时！后一则写惨死于兵燹的二老亡魂，强忍悲怆与苦痛，为素不相识的远方来客秣马、送食，尽可能照顾好客人，令